

周家口保卫战

□张保安 张鲁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民在当年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同仇敌忾,艰苦卓绝。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入侵、血腥屠杀,中国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迎着敌人的炮火奋勇还击,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在千百场可入史、勒石纪念的战役中,周家口保卫战与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相比,享有同样的尊崇和风采。

周家口在河南省与道口镇、朱仙镇、回郭镇(一说社旗镇)并称四大名镇。周家口是豫东南的门户,水陆交通因沙河、颍河、贾鲁河交汇,通江达海而声名显著;貌似武汉三镇的地形,商贾云集;山陕、两湖、两广、徽商、浙商、福建等地的商会会馆在周家口三岸林立,是声名显赫的商业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其兵力不但迅速占领东北,更是狂妄地推进中原腹地,叫嚣着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炮火造成的焦土、刀枪屠城的惨烈、血腥汇聚的罪恶撕裂着神州大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割地赔银、腐败的清政府国丧威、权丧信、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成了外夷分而食之的羔羊。

然而,中国人民是不屈的、是顽强的。渤海、黄海记得,海军管带邓世昌记得,三元里抗英记得,镇南关的冯老将军记得,中国不是任人分食的羔羊,中国是奋起怒吼的雄狮。

周家口人同威武不屈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面对强敌而无所畏惧,敢拼善战!周家口保卫战,让来犯的日本侵略者见识了什么叫铁血!

从战略意义上讲,淮阳沦陷之后,日军兵力若能西侵约三十公里外的周家口,就能威胁平汉铁路,阻断豫皖交通,扼死豫东南的水上命脉,把广袤的豫东平原牢牢握在手中。日本人的美梦如果成真,失掉周家口的中国抗日武装,西不能入川,东不能进山,南不能渡江,北不可渡河,形势将十分危难。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上世纪90年代,在鹿邑县发现了一张日本人绘制的地图,绘制的时间大约在1920年前后,整个周家口的交通要道、村庄、城市、河流描绘得一清二楚。所以,日本军部大本营调集装备精良的铃木旅团,作为进攻周家口的主力部队。因进攻周家口是1938年10月初(农历八月初),铃木旅团志在必得,叫嚣着“打到周家口吃月饼!”

不过,铃木旅团不曾料到,这周家口的月饼是铁饼,里边的馅儿不是传统的花生、橘饼、冰糖、枣泥、玫瑰、青红丝,而是铁钉、犁铧、碎钢铁和黑火药。

周家口今为周口市川汇区,是周口市

委、市政府所在地。自从国民党蒋在珍部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以后,周家口和淮阳之间,就形成了十多公里宽的新黄河。现周口川汇区沙河北岸的北部、东部都被数米深的黄水包围着。

1938年4月4日上午,十架日军飞机轰炸周家口,炸毁房屋百余间,炸死十多人,沙河老桥被炸出弹洞多处。4月6日,日机再炸周家口,周家口南寨清和街居民马孝若院内落炸弹一枚,炸死了四人,炸伤两人。6月9日,黄河花园口大堤被扒开,河水奔流南下,周家口沙河以北村庄被淹,房屋倒塌3328间,死亡1245人,淹没土地534350亩,水淹为害长达八年之久。

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骑兵十四旅张占魁部驻防周家口,其公馆今日尚在(新街路东的一个三节院)。张占魁调防周家口以后,挖战壕、修炮楼,监视日军对周家口的进犯。

赶在日军进犯周家口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来到周家口,为发展抗日游击队东进作准备。中共组织派张侠等人做国民党骑兵十四旅的抗战工作,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教唱抗战歌曲,秘密发展中共党员。这支队伍的战士士气空前高涨,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张占魁,号伟勋,1897年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东岸乡,国民党陆军中将,早年曾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职。张占魁出身贫苦,全家六口人挤在两间破草房里,其父张货一副破担子挑着他兄弟俩外出要饭,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一直熬到十四岁,张占魁到本地套楼村给人当“磨把”,一年三斗半麦的工钱,是全家人唯一活命的固定收入。后来,冯玉祥在周家口招兵,他就当了一个只管吃饭不发饷的“备补兵”。由于踏实能干,勇敢果断,张占魁很快升至排长,后又由排长升到连长、团长。当团长不到三年,张占魁又被冯玉祥破格晋升为国民党骑兵十四旅旅长。

1938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初八),日军从淮阳子午营出发,拂晓时分,日军一个旅团约4000人的兵力,乘坐百余只汽艇、橡皮艇和木船,架着机关枪,气势汹汹地向周家口逼近,扬言打到周家口吃月饼。

当时的防线主要是沙河北大堤。北大堤以北的村庄,韩庄、石店、陈古洞、李多楼、马庄、黄庄已是汪洋一片。

北大堤是周家口北寨于清光绪十三年堵黄水时修建的。北大堤南面是高庄,新中国成立后高庄辖八个生产队。北大堤分为几个堤子口,第一个堤子口在一队二队与三队之间,在今川汇区原福康食品厂附近;第二个堤子口在三队与四队之间,在今川汇区中州大道与高庄街交叉口处;第三个堤子口在四队与五队之间,在今川汇区复兴街北段污水处理厂附近;第四个堤子口在五队与六队之间,在今川汇区周口三高(原六中)东往北堤子口处;第五个堤子口在六队与七队之间;最后一个堤子口在马路口北,在如今川汇区八一大道与建设大道交叉口北约五十米处,当年,这个堤子口的战斗最为激烈。

战前动员时,张占魁旅长对全体官兵讲:“根据我们侦察到的情况,敌人很快就要对周家口发动大规模进攻。周家口是保卫东南各县的堡垒。周家口一失守,整个豫东南就保不住了,我们就要当亡国奴。现在已经到了和敌人拼死决战的时刻,咱们要为保卫家乡奋战到底。”

当时的国民党骑兵十四旅,没有重武器,全旅只有小炮四门,重机枪六挺,士兵使用的也都是些低劣的轻武器,射程十分有限。

张占魁部当时所辖两个团,防线西起商水谭庄、东至淮阳新站,东西百余里,兵力有些分散。而驻周家口的兵力,只有旅直属部队及四个步兵连,总兵力不过千余人。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分析敌情后,针对日军的木船、汽艇、橡皮舟,张占魁起用了秘密武器——土枪土炮。它们是日军舟船的致命克星。

周家口土炮当时有八十多门,均系清末铸造的九寸口径的炮,俗称“老白龙”。此炮虽貌不惊人,但威力很大。随后,张占魁又征集了四乡百里内的数百门土炮,准备了大批碎犁铧、犁面、废耙齿、碎锅铁、黑炸药等。

战斗打响后,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潮水般地向北大堤南岸涌来。周家口人不畏强敌,把土枪土炮运到抗战前线,并为前线战士送水送饭等。

战斗持续了一周左右,期间,很多周家口人直接顶替伤亡战士,坚守阵地。

土炮“老白龙”发挥了威力。从炮中打出的碎铁、耙钉把日军的木船、橡皮艇纷纷击

穿,而且炮火的轰击形成了面,织成了网,打得日寇鬼哭狼嚎。

张占魁亲临一线作战,而且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指挥战斗。曾担任张占魁勤务兵的刘汉林老人每当谈到张占魁手掂两支盒子枪赤膊上阵,指挥战斗时,就眉飞色舞、激动万分。

战斗最为激烈的攻守战在最后三天三夜。刚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官兵,冲锋在前,奋勇杀敌。已从北部外围撤到北大堤防线的张占魁誓与周家口共存亡。

10月12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寇调整部署,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马路口寨门以及北地区。当日下午,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一个团的增援兵力,受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命令赶到。从今周口中华五千年到马路口(今八一大道与建设大道交叉口附近),几里长的防线,因增援部队的到来使得防守力量大为加强。

马路口附近居民李发明已经八十七岁了。他清楚地记得那场战斗:

“打得狠,枪打得不分点儿!”

“小日本儿被打得不轻,咱周家口保住了。”

10月13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寇不敢向周家口进攻了,打到周家口吃月饼的狂妄成了泡影。

周家口保卫战果辉煌,击毙日寇千余名,击毁日寇汽艇几十艘,日军指挥官铃木因战败剖腹自杀于黄水窝的一个破窑中。

周家口保卫战成为豫东平原上可载入史册的一场辉煌胜利。时有儿歌为证:“扫帚苗子灰灰菜,十四旅打不败”。“‘老白龙’真不瓤,打得鬼子喊爹娘。”

如今,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周家口保卫战胜利七十七年。当年的北大堤已不见原貌,但英雄的事迹还在流传,不屈奋进的精神还在。民族的复兴重任在肩,中华梦圆在即,我们有责任在川汇区马路口北大堤处立碑勒石,大书:周家口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一九三八年农历八月十五。

